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玉藻第十三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紉為之貫玉為飾此於別錄屬通論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也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聽朝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

其中端當為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謂日春

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朝焉

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朝於明堂門

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朝必以疏正義曰從天子玉

節摠論天子祭廟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醑及動

作之事并明凶年貶降之禮天子玉藻者藻謂雜采之

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十有二旒者天

子前之與後各有十二旒前後邃延者言十二旒在前

後垂而深邃以延履冕上故云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者

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廟注祭先至作

裘正義曰知祭先王之服者以司服云享先王則裘冕

故也云天子齊肩者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實以

至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

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五者九寸七王者七寸

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為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

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貫編

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皇

氏沈氏並為此說今依用焉後至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

禮記卷三十九

禮記卷三十九

禮記卷三十九

為纁鄭注士冠禮云朱則四入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弁師
朱裏與此不異云字或作袞者案司服作袞字故云或作
袞是字或作袞也但禮記之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
覲禮皆作袞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是也
其六冕王飾上下貴賤之殊並已具王制疏於此略而不
言 注端當至武王 正義曰知端當為冕者凡衣服皮
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
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
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
朝小故知端當為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案宗伯實業
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為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案
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袞冕少采謂
黼衣而用玄冕者孔氏之說非也故韋昭云大采謂玄冕
也少采夕月則無以言之云朝日春分之時也者以春分
日長故朝之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案書傳略說云祀上帝
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彼謂孟春與此春分朝日別朝

事儀云冕而執鎮圭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此云朝日於東
門者東郊在東門之外遙繼門而言之也云東門南門皆
謂國門也者以朝事儀云朝日東郊故東門是國城東郊
之門也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
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
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案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
注云謂宗廟般人重屋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
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
制同又案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明堂則知
天子大廟亦如明堂也然大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
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
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案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託云
几俟于東箱者鄭若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
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
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
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

也觀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几俟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說
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
大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
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
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案詩斯于云西南其戶箋云路
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
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
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大室裸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
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
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
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
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
後路寢制如明堂案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
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
下之燕寢故有房也能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
也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

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
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名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
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
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
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
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窓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
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
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
文以知之玄之聞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
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
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設本書云九室十
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窓四闥布政之官
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

大微於辰爲已是以登云然今說立明堂於已由此爲也
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
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
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
戴說而明堂辟廡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
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大廟視朔
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
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案王制云小學在公
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廡辟廡是學也不得
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
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
處不得爲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
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
故鄭皆不用具於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
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

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
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
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朝之一日也其
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云閏月非常月也
者案文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云不告月者
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
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
禮也穀梁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閏月當告朔案異義公
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于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
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
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朝
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
廟而因告朔故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
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
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
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

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
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
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
矣如此言從左氏說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鄭以公羊閏
月不告朔為非以左氏告朔為是二傳皆以先朝廟而因
告朔二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俱
失之也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案天子告朔於明堂其
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
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大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
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
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
故用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雖彝大尊山尊之
等是其別也云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
以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案大史云閏月
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
事於一月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大史云於文

王在門謂之閏是閏月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
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
也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者論
告朔之餼羊注云天子特牛與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案月
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在明堂之中故知配
以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汎配五帝或以武王配五神於
下其義
非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

而食日少牢 餽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 朝月大牢五飲上

水漿酒醴醢 上水水為上餘其次之 卒食玄端而居 天子

服玄端燕居也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其書春秋尚書

其存者 御瞽幾聲之上下 瞽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年不順

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自賤

疏

正義曰此

一節明天子每日視朝皮弁食之禮遂以食者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故著朝服日中而餞者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餞朝之餘食奏而食者言餞餘之時奏樂而食餞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 朔月大牢者以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案鄭志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知有三牲備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鄭荅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鄭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如鄭此言記多錯雜不與經同案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及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孔晁云四方來會助祭也又云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玉藻或合或否異人之說皆不可以禮論案周禮大司樂云王六食今奏鍾鼓鄭注云大食朔月月半是也周禮六飲此以下

五飲亦非周法也

注

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

正義曰經

云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

左陽陽主動故記動經云言則右史書之尚書記言誥之事

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也春秋雖有言因

動而言其言少也尚書雖有動因言而稱動亦動為少也周

禮有五史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者熊

氏云案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

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

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為左史也案周禮內史掌王之八

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

左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誥之

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為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

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

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關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

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

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

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案觀禮賜諸公奉篋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法若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御瞽幾聲之上下御者侍也以瞽人侍側故云御瞽幾聲之上下幾察也瞽人審音察樂聲上下哀樂若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其哀樂防君之失天子素服乘素車者此由年不順成則天子恒素服素車食無樂也若大札大災則亦素服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此是天子諸侯罪己之義故素服此素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若其臣下即不恒素服唯助君禱請之時乃素耳故司服云士服玄諸侯玄端端素端注云素端者為札荒有所禱請也諸侯玄端以祭祭先君也端亦為冕字之誤也禘冕以朝諸侯祭宗廟之

朝天子也禘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服

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朝辨色始入羣臣

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

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

燕寢也釋服服玄端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復朝

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夕深衣祭牢肉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

侯言夕天子言餼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朝月少牢五俎四簋加羊

與其腸胃也朝月四簋則子卯稷食菜羹

日食梁稻各一簋而已

夫人與君同庖

不特殺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自祭宗廟及朝天子自

視朝食飲牢饌之禮與天子不同之事注祭先至子同

知祭先君也云端亦當為冕者以云端賤於皮弁下文皮

弁聽朔於大廟不應云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為玄冕云

唯魯與天子同者案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

立于房中是也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

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故公羊云周公白牡魯公

駢犗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

先王亦是用以上之服二王之後不得立始封之君廟則

祭微子以下亦玄冕注朝天至毳也正義曰知朝天

子者案覲禮云侯氏裨冕鄭注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

大裘為上其餘為裨是以摠云裨冕注皮弁下天子也

正義曰以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故

諸侯聽朔於大廟熊氏云周之天子于洛邑立明堂唯

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為

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大廟穀梁傳云謂侯受平禰廟與

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

餼羊是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

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

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

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

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

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

云皆月祭之是也注朝服至三朝正義曰案王制云

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

服彼注云玄衣則此云端也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

服素裳皆得謂之云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云端諸

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

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云端不得名為朝服也

云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者以下文云君日出而視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之退適路寢故知此路寢外朝也云天子諸侯皆三朝者大僕云掌燕朝之服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灋注云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為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每日視朝是二也此但云內朝對中門外朝謂為內也文王世子云外朝者對路寢庭為外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明知中門之外別更有朝也諸侯三門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已具於文王世子疏注羣臣至門也正義曰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謂尋常諸侯中門為應門外有臯門若魯則庫雉路入者則入雉門也注釋服服玄端正義曰此經文據君故服玄端也若卿大夫釋服服深衣也注食必至魚腊正義曰此經云朝服以食謂釋服之後將食之時又者又如朝時服朝服以食然則上天子云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

將服至將食之時又朝服之相明也云三俎豕魚腊者特牲禮故知豕魚腊也注祭宰至相挾正義曰早起

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肉為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也云互相挾者以天子

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言夕天子言餽則諸侯亦餽諸侯言祭宰肉則天子亦祭宰肉以諸侯之夕挾天子日中故云互相挾注五俎至而已正義曰知五俎加羊與其腸胃者約少牢禮五俎但少牢祭

神加羊與膚為五此皆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云朔月四簋則日食梁稻各一簋而已者以朔月四簋故知日

食二簋以梁稻美物故知各一簋詩云每食四簋注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也且此文諸本皆作簋字皇氏

以注云稻粱以簋宜盛稻粱故以四簋為四簋未知然否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饌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案公食大夫禮簋盛稻粱用簋者以其常食異於禮食又禮食

其數更多故公食下大夫黍稷六簋上大夫八簋其稻粱上下大夫俱兩簋又聘禮饗餼上大夫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是其數多也其諸侯案掌客上公簋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俱同十二其祭禮則天子八簋故祭統云八簋之實注云天子之祭八簋然則諸侯六簋祭統諸侯禮云四簋黍稷者見其徧於廟中不云六簋二簋留之厭故也大夫祭則當四躬少牢禮是也士則二躬特性禮是也其諸侯與大夫食亦四簋故秦詩云每食四簋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朝食牲牢及躬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 忌日賤也 正義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以其無道被誅後王以為忌日稷食者食飯也以稷穀為飯以菜為羹而食之故云忌日賤也 不特殺也 正義曰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舉諸侯天子可知 君無故不

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故謂祭祀之屬 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

踐當為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

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終篇末

大夫士所為尊卑之異隨文為義無復摠科今冬隨文解之 故謂祭祀之屬 正義曰此君非一據作記之時

言之此君得兼天子以天子日食少牢若據周禮正法言之此君唯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大牢無故得殺牛也大略

此文謂諸侯也 大夫無故不殺羊者亦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故知此據諸侯大夫言祭祀之屬

者若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故云祭祀之屬 踐當為翦 正義曰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為之故楚語

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割羊擊豕是也注為早
至成也 正義曰此謂建子之月至建未月也者案文公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云不曰旱不為災者據
詩正言之既言秋七月不雨云不為災明八月不雨則為
災此據文十年自正月不雨故云謂建子之月也案僖公
三年傳云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文十三
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此經直云至于八月不雨不
云初不雨之月鄭必知自建子之月者以周之歲首陽氣
生養之初又文十年有自正月不雨之文故據而為說云
零而得之則書零喜祀有益也零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
也者案僖十一年穀梁傳云得雨曰零不得雨曰旱范甯
云喜其有益也則春秋經諸書零皆是得雨不得雨曰旱
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然傳云至秋
七月不雨不為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則是周之夏也建
卯建辰建巳之月而書大旱者至秋
雨而追書于夏故云夏大旱 年不順成君衣

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

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皆為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是也摺本去珽茶佩士笏也士以竹為笏飾本以
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般則關恒譏而不征列之言遮列
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正義曰前經論天子素服
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素車此論諸侯及大夫遭

凶年之禮 君衣布者謂身衣布衣也摺本者本謂士笏
以竹為之以象飾本君遭凶年摺插士笏故云摺本

梁不租者關謂關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稅以其凶年故不
課稅此周禮般則雖非凶年亦不課稅 山澤列而不賦

者列謂列但遮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有損傷於物不
賦斂也 土功不興者謂人食不得蒲二脯之歲若人食

二脯則猶興土功也故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用二
日無年用一日廩人云人食四脯上三脯中二脯下是無

年猶有一日之役

注若衛至不征

正義曰案春秋因

二年狄入衛後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為國之破亂

與凶年同故引之云躬則開恒譏而不征者案王制云開

譏而不征譏謂呵察但呵察其非不征稅王制是躬禮故

云躬

卜人定龜

謂靈射之屬

史定墨

視兆

君

定體

視兆所得也周公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君卜龜

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蠶屬南

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

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

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弁果後弁獵左倪蠶右倪若定之者

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

秋用蠶之屬也 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

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周禮占人注云墨兆廣也但

坻是從墨而裂其旁歧細出謂之為疊坻故占人云君占

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坻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

墨兆廣也坻兆疊也是大坻稱為兆廣小坻稱為兆疊也

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

尊者視大卑者視小

注視兆至無害

正義曰此尚書

金縢文以武王有疾周公代其

君羔幣虎植

幣覆

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

直謂緣也此君齊車之飾

大夫齊車鹿幣豹植

朝車士齊車鹿幣豹植

臣之朝車與

疏正

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

同 **注**幣覆也植論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此

君齊車之飾 正義曰芴即式也但車式以芴為之有

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轡式之植者衡者也此云幣覆

芴詩大雅鞞鞞淺機毛傳云機覆式機即幣也又周禮巾

車作楨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幣是覆芴者少儀云負良

綏申之面也諸辟是也云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者宋
論語云三代之所直道而行故讀如之云此君齊車之飾
者以大夫及士皆云齊車故知此君齊車之飾此經或有
齊字者誤也若有齊字鄭不須此注皇氏云君謂天子諸
侯也詩云淺幘以虎皮為幘彼據諸侯與玄衮赤舄連文
則亦齊車之飾此用羔幣者當是異代禮或可詩傳據以
虎皮飾幣謂之淺幘也注臣之至同飾正義曰據
此注言之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但無文以言之君

子之居恒當戶

鄉明

寢恒東首

首生氣也

若有

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

冠而坐

敬天之怒

日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櫛

櫛髮晞用象櫛進機也羞工乃升歌

晞乾也沐

饋必進機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為羞邊豆之實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

刷去垢也

出杆履蒯席連用湯

杆浴器也蒯席澁便於洗足也連猶

釋也

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履進飲進飲亦將

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

思對命

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也書之於笏為失忘也

既

服習容觀玉聲

佩

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

車則有光矣

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

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君之義日五盥者盥洗手也沐稷而饋梁者沐沐髮也饋洗面也取稷梁之潘汁

用將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然此大夫禮耳又人君沐饋者梁也 擗用禪擗者禪白理木也擗梳也沐髮為除垢臆故用白理澁木以為梳 髮稀用象擗者稀乾燥也沐已燥則髮澁故用象牙滑擗以通之也 進襪進着者襪謂酒也故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襪是沐畢必進襪酒又進着着謂着簋着豆之實知非庶着者庶着為食而設今進襪則飲酒之進為飲設着故知是着簋着豆是以簋人着簋之下注引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着房中之着是酬尸之後而有着簋着豆也故知非庶着是進着也 工乃升敗者入進着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所以進襪進着乃歌者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皇氏云進襪謂殮與小儀注違非其義也 出衽者衽浴之盆也浴時入盆中浴浴竟而出盆也 履蒯席者履踐也蒯菲草席澀出衽而躡踐履澀草席上刮去垢也 連用湯者連猶釋也言釋去足垢而用湯爛也 史進象笏者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能氏云案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能氏

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皇氏載諸所解不同以此為勝故存之耳 書思對命者思謂意所思將以告君對謂君有所問以事對君命謂所受君命將以奉行以笏書此三事故云書思對命也 既服習容觀已聲者既服著朝服已竟也服竟而私習儀容又觀容聽已佩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適玉佩玉也 乃出者習儀竟而出也 揖私朝輝如也者私朝大夫自家之朝也輝光儀也大夫行出至已之私朝揖其屬臣輝如也 登車則有光矣者揖竟出登所乘之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 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 諸侯茶前訕後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白炤

直讓於天子也 茶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訕謂圍殺其首不為椎頭請

侯唯天子誦焉 是以謂笏為茶 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

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之事

而布於天下 諸侯茶前誦後直者前誦謂圜殺其首後直

下角正方 讓於天子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誦也 大

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者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上

下皆須謙退故云無所不讓也 **注** 此亦至自炤 正義

曰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或者玉人文也玉人注大圭

或謂之珽或者或此文也云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

方如椎頭者終葵首謂椎頭也故許慎說文玉椎擊也

人謂之終葵首言所杼之上又廣其首廣於珽身頭頭方

如椎頭故云終葵首引相玉書珽王六寸明自炤者證珽

是玉也餘物皆光炤於外此班王光自炤於內內含明也

茶 讀至為茶 正義曰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者案說文

懦柔也所畏在前多舒緩故云舒懦者所畏在前也 **注** 又

殺其下而圜 正義曰知又殺其下者以經云前後誦故

知又殺其下故下注云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是

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

黨 引卻也黨鄉之細者退謂 **登席不由前為躐**

席 升必由 **徒坐不盡席尺** 示無所求於 **讀書**

食則齊豆去席尺 **若賜之**

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 **雖見賓**

敢備禮也侍 **先飯辯嘗羞飲而俟** 俟君食

食則正不祭 **而後食**

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

後食飯飲而俟 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 君

命之羞羞近者 辟貪味也 命之品嘗之然後唯

所欲 必先徧嘗之 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從近始也 君

未覆手不敢殮 覆手以循耳已食也殮勸食也 君既食又

飯殮 不敢先君飽 飯殮者三飯也 臣勸君食如是可也 君既

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 疏 正義

自此以下至士側尊用禁此一節廣論臣之侍坐於君儀并顯君賜食賜酒肉飲之節兼明與凡人飲食之禮

侍坐則必退席者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側席 不退

則必引而去君之黨者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

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是鄉之細者而

屬於鄉居在鄉之旁側今借之為喻言臣侍君坐若不退

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黨謂君之親黨則君命令與

君之親黨同席則卑謙卻引而去離君之親黨在君之親

黨之下而坐故注云辟君之親黨也 登席不由前為躡

席者庾云失節而踐為躡席應從於下升若由前升是躡

席也案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為下主人席于阼

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為下賓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下

也又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

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則主人升席自北方降席自

南方案鄉飲酒禮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阼階是主人降席

自北方者以其受獻正禮須席未啐酒因從北方降也故

注云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若其尋常無事則升

由下而降由上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 徒坐不盡席尺

者徒空也空坐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 讀書食則齊者讀書聲則當聞尊者食爲其汗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 豆去席尺者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或云讀書聲當聞尊者故人頭臨前一尺食爲汚席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其豆徑一尺與去席尺亦一也 若賜至從者 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賜食之禮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者此廣明侍坐法也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 先飯辯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也所以爾者示猶行臣禮爲先嘗食之義也 飲而俟者禮食未殮必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溢噎君既未殮故臣亦不敢殮而先嘗羞嘗羞畢而歡飲以俟君殮臣乃敢殮 若有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

不得嘗羞則君若使膳宰自喜羞故云有嘗羞者也 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者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也 飯飲而俟者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則利喉以俟君也 君命之羞羞近者猶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又猶未自專嘗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也所以然者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爲貪食好味也 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者品猶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 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者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嘗遠者且從近始辟貪味也 君未覆手不敢殮者侍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穀粒汚著之也殮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殮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 君既食又飯殮者既猶畢竟也飯殮也君食畢竟而又殮則臣乃敢殮明不先君而飽也 飯殮者三飯也者三飯並謂殮也謂三度殮也 君既 既已也謂君食竟

已徹饌也 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謂君饌已徹則臣乃
自徹已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食合已
之所得故授從者 **注**食於至徹也 正義曰此經食不
客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若君與已禮食
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已之從者也故公食大夫禮賓北面
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注云不以出者非所
當得是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
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注
云謙也相者主人贊饌者以非已所得故授主人之相若
賓主敵者則徹於西序端故公食大夫禮云大夫自相食
徹于西序端注云亦親徹是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 謙

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僕卑

水漿非盛饌也 已猶大也祭之

為大有所畏迫 臣於君則祭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明侍君之食 因明凡人相敵為食之禮 凡侑食

不盡食者此明勸食於尊者之法 食於人不飽者此通
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所以不盡食不飽者謙退不敢
自足空唯水漿不祭者言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
先 若祭為已僕卑者已大也僕厭也此解不祭水漿之
意若祭水漿為大厭降卑微有所畏迫也 **注**臣於君則
祭之 正義曰所以知者案公食大夫禮宰夫執禪漿以
進賓受坐祭遂 飲故知之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

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

虛爵

不敢先 君盡爵

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

洒如也

洒如蕭敬貌 洒或為察

二爵而言言斯

言言和 敬貌斯

猶耳

禮已三爵而油油

油油說 敬貌

以退

禮飲過 三爵則

敬殺可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

坐右納左隱辟俛遠巡而退著屨也凡尊必上玄酒古也

唯君面尊面猶鄉也燕禮曰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

唯饗野人皆酒飲賤者不備禮大夫側尊用枌

士側尊用禁枌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枌是以言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於君

前受賜爵之禮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者俟君飲盡已乃授虛爵與相者也必在君前飲者亦示其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者示不敢先君盡爵然此謂朝夕侍者始得爵也若其大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故曲禮云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云再拜稽首受於尊所曲禮云拜受於尊所此經先再拜

稍首而後受燕禮與受爵降下奠爵再拜稽首則先受而後再拜與此不同者熊氏云文雖不同互以相備皆先受而後再拜今刪定以為燕禮據大飲法故先受爵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故再拜而後受必知此經非饗燕大飲者以此下云受一爵以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也若燕禮非唯三爵而已受一爵而色酒如也者言初受一爵而顏色肅敬酒如也如者如此義謂如似洒然故論語云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及踧踏如也皆謂容色如此二爵而言言斯者此事上相敬既受二爵顏色稍和故言言斯耳也耳是助句之辭皇氏云讀言為問義亦通也禮已三爵而油油者言侍君小燕之禮唯已上三爵顏色和說而油油說故春秋左氏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者坐跪也初跪說屨堂下為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隱辟而著之坐左納右者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唯君面尊者面鄉也謂人君

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鄉君故引燕禮燕臣子之法以解之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鄉尊也 唯饗野人皆酒者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又可飽食則宜貪味故唯酒而無水也 大夫側尊用桮士側尊用禁者側謂旁剛在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也君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者是也大夫士側尊者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據大夫士也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 **注**於斯至言桮 正義曰案鄉飲酒禮設兩壺于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桮故知桮是斯禁也案特牲禮注云桮今木罍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桮是以言桮也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 **玄冠朱組纓**

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續緜諸侯之冠也 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緜尊者飾也續或作繪緜或作韡 **玄冠丹組纓**

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言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謂父有喪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 **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紕讀如埤益之埤既祥之冠也巳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緇麻衣 **垂緜五寸惰游之士也** 惰游罷民也亦緇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緜明非既祥 **玄冠緇武不齒之服也** 所放不帥教者 **居冠屬武** 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

禮記卷三十一

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

燕無事者去飾

五十

不散送

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

親沒不髦

去為子之飾

木

帛不綏

帛當為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綏凶服去飾

玄冠紫綏

自魯桓公始也

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綏當用續

疏

正義曰自此至魯桓

公始也此一節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沒不髦記者雜錄前在其間始冠緇布冠者言

初加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四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者自從也從諸侯下達於士始冠緇布冠

冠而敝之可也者言緇布冠重古始冠暫冠之耳非時王之服不復恒著冠而敝去之可也

皆始至作鞋正義曰知始冠之冠者以文承上始冠之下故知玄冠朱組纓是天子始冠也云諸侯緇布冠有綏尊者飾也者

郊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其綏也吾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續綏諸侯之冠故云緇布冠有綏尊者飾也上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緇布冠可知更云緇布冠續綏諸侯之冠者為綏起文也諸侯唯續綏為異其頰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

言齊至異冠正義曰言齊者兼祭祀之時故曲禮云立如齊謂祭祀時恐此齊亦兼祭祀故言齊時所服其祭諸侯則玄冕也云四命以上齊祭異

冠者以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玄冠齊者以諸侯尚玄冠齊明孤亦

玄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其

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

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玄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為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

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為妨皇氏之說非也其天子之祭玄

冕祭則玄冠齊絺冕祭則玄冕齊以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鄭志答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為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已祭不可通之也鄭答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衮冕則士之齊服服玄端不服爵弁者熊氏云若士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觀齊服則服玄端義或然也 ⑤謂父至卷殊 正義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云不純吉也者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卷用玄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 ⑥紕緣至麻衣 正義曰紕緣邊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

仁以素緣耳縞是生綃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不言以素為紕故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注云縞冠未純吉祭服也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鄭云祭猶縞冠未純吉雜記又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鄭云縞祥祭之服據此兩經二注皆云祥祭縞冠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于縞也故此云既祥之冠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檢勘經注分明如此而皇氏以為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為冠以縞為紕得冠名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為冠以素為紕亦紕得冠名而云素冠文無所出不知有何憑據也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 正義曰此亦用既祥冠而加垂綏五寸也 ⑦惰游至既祥 正義曰鄭知惰游罷民者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知亦縞冠素紕者以文承上縞冠素紕之下但垂綏為異 ⑧謂燕居冠也 正義曰燕居之冠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綏若非燕居則冠

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注送喪至備禮 正

義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

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

及親沒不髦不關冠之義記者雜廁其間 注帛當至去

飾 正義曰知帛當為白者以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

不緇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此大白謂白布冠也左傳

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緇冠也與大布相

對與此異也 注蓋僭宋王者之後 正義曰知疑僭宋

者以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相公用

紫緇僭宋王者之後云緇當用績者以上文云緇布冠績

綏諸侯之冠故知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祛 謂大夫士

謂要中之數也祛尺二寸圍之 縫齊倍要 縫紩也紩

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 中齊丈四尺四寸 祛當旁 祛謂裳幅所交裂也凡祛者

縫或為逢或為豐 祛當旁 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

要取各為祛屬衣則垂而放之屬 袂可以回肘 二

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 袂可以回肘 二

二寸 長中繼拵尺 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拵一合

之節 二寸 祛尺二寸 袂口 緣廣寸半 飾邊

以帛裏布非禮也 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

麻衣也中 士不衣織 織染絲織之 無君者不

衣用布 貳采 大夫去位宜 衣正色裳間色 謂冕服玄 非

列采不入公門 列采 振絺綌不入公門表

裘不入公門 振讀為袷袷也表裘外衣也 疏 正

二者形且襲皆當表之乃出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曰自此以下至弗敢充也一節廣論衣服及裘褐襲之事
朝玄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服
深衣在私朝及家也 深衣三袂者袂謂袂末言深衣之
廣三倍於袂末 縫齊倍要者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
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
寸要廣七尺二寸 袂當旁者袂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
之畔 袂可以回肘者袂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
寸故可以回肘也 長中繼袂尺者謂長衣中衣繼袂之
末揜餘一尺 袷二寸者袷謂深衣曲領廣二寸 袷尺
二寸者袷謂深衣袂口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故注
云袷袂口也 緣廣寸半者謂深衣邊以緣飾之廣寸半
也 注謂大至二寸 正義曰上文云君朝服日出而視
朝夕深衣祭牢肉此云朝玄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
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衣
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
則用玄端故士冠禮注云玄端士莫夕於朝之服是也其

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皇氏以為此玄端是朝
君之服若然朝禮君臣同服上文君朝服夕深衣此文與
君無異鄭何得注云大夫士也恐皇氏之說非也云三之
七尺二寸者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
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
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比寬頭嚮下狹頭嚮上安中
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為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
寸故為一丈四尺四寸 注袷謂至相變 正義曰袷謂
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嚮上
交裂一幅而為之云凡袷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
云言凡袷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袷
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袷寬頭在下狹
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為小
要兩旁皆有此袷熊氏大意與皇氏同或殺而下謂朝祭
之服耳云袷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
袷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謂深衣之袷云上下相變

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為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上屬幅而上相對為衽鄭注深衣鈎邊今之曲裾則宜一邊而有也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義 其為至而已 正義曰繼袂揜一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云深衣則緣而已者若長衣揜必用素而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故鄭注深衣目錄素紕曰長衣有表謂之中衣 以帛裏布非禮也 若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也皮弁服朝服玄端服麻衣也中衣用布三衣用麻麻即十五升布故中衣並用布也然云朝服又云玄端者朝服指玄衣素裳而玄端裳色多種或朱裳玄黃雜裳之屬廣言之也而小祥衰裏孰帛中衣者吉凶異故也 士不衣織 織者前染絲後織者此服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大夫以上衣織染絲織之也

士衣深繒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有經而等也故服錦衣下云居士錦帶者直以錦帶非為衣也唐傳云古者有命民有飾車駢馬衣錦者非周法大夫以上得衣織衣而禮運云衣其澣帛謂先代禮尚質故也 大夫至玄裳 正義曰此謂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別服此玄端玄裳以經云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耳采色之中玄最貴也 謂冕服玄上纁下 正義曰玄是天色故為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為間色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駟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為木木色青木刻土土黃並以所刻為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赤刻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為金金白刻木故碧色青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間中央為土土刻水水黑故駟黃之色黃黑也 振讀至乃出 正

義曰案士昏禮云女從者畢袷立彼注以袷為同此云袷禪者以振與袷聲相近袷字從衣故讀從袷蓋袷字得為同又得為禪故下曲禮注引論語云當暑袷絺絺是論語本有為袷字者云形且褻者形解袷絺絺其形露見褻解表表在衣外可鄙褻二

龍表表不入公門

衣表必續當袷也續

為繭緼為袍

衣有著之異名也續謂今之禪為新絲也緼謂今續及舊絮也

綱

有衣裳而無裏 **帛為裙** 有表裏而無著 **朝服之以縞**

也自季康子始也

亦僭宋王者之後 **孔子曰朝服**

而朝卒朝然後服之

謂諸侯與羣臣也 **曰國**

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謂若衛文公者未道未合於道 **疏**

正義曰檀弓云楊裘襲裘謂若子游楊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皆謂裘上有楊衣楊衣之上

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楊衣不露楊衣為異耳若襲裘不得入公門也

緼謂互絮也 正義曰如鄭此言云緼謂今續者謂好絲也則鄭注之時以好者為絲惡者為絮故云緼謂今續及舊絮也

亦僭宋王者之後 正義曰云亦者亦上玄冠紫綬是僭宋王者之後知宋朝服以縞者案王制云

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為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

孔子至服之 **正義曰朝服縞衣素裳而朝謂每日朝**

卒鞞然後服之者卒朝謂卒告朝之時服皮弁告朝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謂諸侯與羣臣也**

正義曰知非天子之朝服而云諸侯與羣臣者以之次皆云不入公門下云唯君有黼裘又云君衣狐白裘皆據諸侯之禮故知此亦據諸侯也 **唯君有**

黼裘以折言省大裘非古也 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

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也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哲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正義曰君諸侯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也哲言者告勅也獮秋獵也大裘天子郊服也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哲言軍衆田獵耳不得用大裘當時有者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故譏之云非古也
時大至裘也 正義曰經直云黼裘以哲言獮大裘非古而云大夫用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為之故言唯君以譏之也冬始裘而秋云裘者為秋殺始哲言衆須威故秋而用黼為裘也

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九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

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綉衣

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
衛尊者宜武猛士

不衣狐白

辟君也狐之白者
疏
正義曰君謂天子以狐之白毛皮為裘其

上用錦衣以裼之
詩云至色也 正義曰鄭引詩者證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以無正文故引詩云然則錦衣

復有上衣明矣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者亦以無正文故言皮弁服與與為疑辭也必知狐白上加皮弁服者以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亦白三者相稱皆為白也云凡裼衣象裘色也者狐白裘用錦衣為裼狐青裘用玄衣為裼羔裘用緇衣為裼是裼衣與裘色相近也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事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下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為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上在天子之朝既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麤裘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嚮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告廟之後則服之其在國視朝則素衣麤裘卿大夫士

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上 別本有皮弁以聽朝於大廟 宗本脫去

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麤裘視朝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故聘禮公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麤裘青駢裘絞衣以裼之又引論語云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幼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 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

裼之 君子大夫士也緇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 麤裘青駢

褰絞衣以裼之 駢胡犬也絞蒼黃之色 羔裘豹飾

緇衣以裼之 飾猶褰也孔子曰緇衣羔裘 狐裘黃衣以裼

之 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 錦衣狐裘諸侯之

服也 非諸侯則不 犬羊之裘不裼 質略亦庶 人無文飾

正義曰君子謂大夫士也以狐青為裘豹皮為裘用玄纁
之衣以覆楊之。注君子至之裘。正義曰知君子大夫
士者以其上文已云君此文云君子故知是大夫士也云
蓋玄衣之裘者皇氏云玄衣謂玄端也皇氏又云畿內諸
侯朝服用緇衣畿外用玄衣此狐青又是畿外諸侯朝服
之裘皇氏又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
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
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楊衣
楊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
朝服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
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
大夫士雜以豹裘熊氏又以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
為裘不用狐青也狐青既是冕服之裘周禮司裘謂之功
裘者以在冕服之內人功微麤不如黼裘大裘之美故謂
之功耳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是
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又論語注

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也劉氏又以此
玄衣為玄端與皇氏同今刪定三家之說雖各有通塗皆
互有長短皇氏以畿內諸侯緇衣畿外諸侯玄衣案王制
直云玄衣而養老不辨外內之異又詩唐風羔裘豹祛卿
大夫之服檜風云羔裘逍遥鄭玄云朝燕之服也論語云
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為楊唐檜曾
非畿內之國何得並云羔裘若此玄衣為畿外諸侯則鄭
注此何得云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
之說非也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案鄭志大裘之上有衣
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
也今彼此商量以熊氏之說踰於二家論語注云緇衣祭
於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
服也。注紆胡犬也。正義曰熊氏以紆胡犬謂胡地野
犬一解此胡作狐字謂狐犬雜未知孰是也。注黃衣至
狐裘。正義曰案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所以息田夫
者文在蜡祭之下又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是蜡祭之後為

息民之祭也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為臘先祖之服皇氏用白虎通義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羔並與經傳不同鄭所不取裘乃各有所施皇氏說非也 **不文飾也**不

楊 楊主於有 **疏** 正義曰案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文飾之事 **疏** 敬不主於文故襲裘也是不文飾之事不楊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楊裘也 **裘之楊也見美也** 君子於美為 **疏** 正義曰裘之楊者謂裘上加楊衣楊衣上雖敬加他服猶開露楊衣見楊衣之美以為敬也 **弔**

則襲不盡飾也 喪非所以見美 **君在則楊盡飾也** 臣於君所服之襲也充美也 充猶覆也所敬 **疏** 正義曰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之前則楊裘也故檀弓云子游楊裘而弔是也 君在則楊盡飾也 正義曰凡君

社之時則露此楊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 服襲也充美也 正義曰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襲楊衣充猶覆也謂覆蓋楊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 **疏** 所敬至則襲 正義曰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為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楊君非血屬以文為敬故臣於君所則楊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欲文質相變故楊襲不同 **是故尸襲** **疏** 正義曰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 **執玉龜**

襲 重寶 **疏** 正義曰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楊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楊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 **無事**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則楊弗敢充也 謂已致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楊不敢

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故揚也若不在君所故無事則襲前文云者是也

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

可也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見於天子

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言凡吉事無所說笏

也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

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既搢必盟雖有執於

朝弗有盟矣搢笏輒盟為必執事凡有指畫於君前

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

因飾焉畢盡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

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

其下首廣二寸半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笏之所用之物并明用笏之事及闊狹長短大夫以

魚須文竹者文飾也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士

竹本象可也者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飾之可

也言可者通許之辭注球美至物也正義曰案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崙虛之璆琳琅玕焉李巡孫炎郭璞

等並云璆琳美玉此之球字則與璆同故云球是美玉也

云文猶飾也謂以魚須文飾其竹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為笏非鄭義也云大夫士飾竹以為笏者大夫以魚須士用象注言凡至笏也正義曰經摠云見於天子則諸侯事在其間故云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凡者非一之辭下文云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故云惟吉事無說笏也

云大廟之中唯君當事則說笏也者以臣見君無不執笏明大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則大廟之中當事之時則說笏時臣驕泰僭倣於君當事之時亦說笏故記者明之云臣入大廟當事說笏非古禮也是當時之僭記者據時而言故鄭云唯君當事說笏也必知當事說者以下文云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明君入大廟當事則亦說耳凡臣見君皆執笏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獨云見於天子者以天子尊極恐臣下畏懼不敢執笏故特言見於天子明臣下見於君皆然既摺至盥矣言既摺笏必盥者謂有執事於朝須預潔淨故既摺笏於帶必盥洗其手於後雖有執事於朝更不須清潔不須盥矣以其初盥已畢造受至飾焉造受命謂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也者畢盡也謂事事盡用笏記之因飾焉者謂因其記事所須而飾以為上下等以爲其

其中博三寸也其殺六分而去一者天子諸侯從中以

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

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

注殺猶至寸半正義曰案玉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故知殺猶杼也云諸侯不終葵首者以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也云大夫士又杼其下者以經特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三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弁紐約用組

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縹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縹積如今作幪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縞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

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皆從男子明帶及鞞鞞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

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一依鄭注以為先後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縞辟二寸再縹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等摠論帶之義也今依而解之天子素帶朱裏者以素為帶用朱為裏終辟辟則禪也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禪故云終辟而素帶終辟者謂諸侯也以素為帶不以朱為裏亦用朱綠終禪大夫素帶辟垂者大夫亦用素為帶不終禪但以玄華禪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練帶率下辟者士用孰帛練為帶其帶用單帛兩邊縹而已縹謂縵緝也下禪者但士帶垂者必反屈嚮上又垂而下大夫則摠皆禪之士則用縵唯禪嚮下一垂者居士錦帶者用錦為帶尚文也

子縞帶者用生縞為帶尚質也并紐約用組者并並也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三寸者謂紐約之組闊三寸也長齊于帶者言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記者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紳鞞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鞞謂鞞帶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為之廣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縞辟者雜猶飾也謂飾帶君用朱綠大夫用玄華士用縞也士縞辟二寸再縹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縹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者凡帶謂有司之帶有紳謂其帶既禪亦以箴縵絹其側但縹縹之而已無別

禪飾之箴功故云無箴功。而素至終辟。正義曰以文承天子素帶終辟故知素帶謂諸侯以經不云朱裏故云諸侯不朱裏下天子也。云率綵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綵積者以率非縫繞之事故讀為綵與碑綵同也。知士以下皆禪者以經云士練帶率綵是縫攝之名以縫旁邊故知禪也。云辟讀如禪冕之禪者讀如曾子問大祝禪冕之禪也。云人君充之者充滿也。人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從首及末徧滿皆飾故云充之。云大夫禪其細及末者大夫卑但飾其帶紐以下至於末也。云士禪其末而已者士又卑但禪其一條下垂者故云禪末而已。云宜承朱裏終辟者以下文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此文即云素帶終辟次云大夫故知宜承天子素帶之下文相次也。三十寸至為衿。正義曰知三十寸約帶紐組之廣者以帶廣四寸此云三寸長齊於帶承上紐約用組之下故知是細廣也。云言其屈而重也者解垂帶名紳之意申重也。云宜承約用組者以此經直云三寸長齊于帶非發語之端明知有所承

次故以為宜承約用組之下。注雜猶至三齊。正義曰

上云禪此云雜故知雜即上之禪也。云君禪帶上以朱下

以綠者君謂天子諸侯。崔氏熊氏並云據要為正飾帶外邊上畔以朱朱是正色故在上也。下畔以綠綠是間色故

在下也。云大夫禪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者熊氏云

近人為內遠人為外玄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玄故以為

黃也。黃是地色故在內也。云士禪垂之下外內皆以緇者

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據禪色言之故謂之緇帶

以禪之外內皆用緇也。云宜承紳鞞結三齊者以下文三寸長齊于帶合承上紐約用組之後則此大夫大帶一經

不得廁在其間故知宜承。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下紳鞞結三齊之後也。此玄端服之鞞也。鞞之言蔽也。凡鞞以韋為之。必象裳色

裳也。皮弁。天子直。公侯前。服皆素鞞。天子直。公侯前。服皆素鞞。天子直。公侯前。服皆素鞞。天子直。公侯前。服皆素鞞。

後方

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

大夫前方後挫

角

圓其上方變於君也

士前後正

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

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

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

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

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

大夫大帶四寸雜

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

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雜猶飾也即上之禪也君禪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

大夫禪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禪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

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繚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禪之士雖繚帶禪亦用箴功凡帶不禪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 一命緇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 鞞結三齊

三命赤鞞葱衡

此玄冕爵弁服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鞞之言亦蔽也緇赤黃

之間色所謂鞞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謂大帶也 正義曰此一經摠明鞞鞞上下尊卑之制唯有大夫大帶一經廁在其間已於帶條說訖

注此玄至素鞞 正義曰知此玄端服之鞞也者案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爵鞞謂士玄端之鞞此云士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鞞也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者以鞞從裳色君既用朱故知裳亦朱色也然天子諸侯祭服玄衣纁裳知此朱鞞非祭服

鞞者若其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且祭服之鞞大夫以上謂之韋士爵弁謂之韋鞞不得稱鞞也云大夫素裳者大夫玄端以素為裳故素鞞也此則大夫士朝君之服大夫既以素裳為朝服又以玄端服禮窮則同故也云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者士冠禮謂玄端之裳也士朝服則素裳故鄭注士冠禮朝服則玄端之衣易其裳耳云皮弁服皆素鞞者案士冠禮皮弁服素鞞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故云皆也

目鞞制 正義曰經云圜則下文大夫前方後挫角則圜也經云殺則下文公侯前後方方則殺也經云直則下文云天子直是目鞞制也

殺四至五寸 正義曰以經云前後方是殺四角也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云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案雜記云鞞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注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如鄭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以爵韋為領

故云領之所用與紕同下云所去五寸純以素故鄭注雜記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於餘邊也其會之下純之上兩邊皆紕以爵韋表裏各三寸故雜記云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鞞制大略如此但古制難知不可委識或據禮圖天子鞞制形如要鼓也以今參驗不附人情故今依附記文參驗情事而為此說以俟後賢

圜其至為後 正義曰以經云後挫角謂殺上角使圜不令方也

正直方之間語也 正義曰正謂不袤也直而不袤謂之正方而不袤亦謂之正故云正直方之間語

頸五至革帶 正義曰云頸五寸亦謂廣者鄭恐上下長五寸故云亦謂廣也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也云凡佩繫於革帶者以鞞繫於革帶恐佩繫於大帶故云然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細小不堪懸鞞佩故也

此玄至不命 正義曰以

上經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玄端服之鞞故云此玄冕
爵弁服之鞞言異於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
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
絺冕不得唯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云尊祭服異其名耳
者他服稱鞞祭服稱鞞是異其名鞞鞞皆言為蔽取蔽鞞
之義也知祭服稱鞞者案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
祀是祭祀稱鞞也案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
淺則亦名赤鞞也則大夫赤鞞色又淺耳有虞氏以前直
用皮為之後王漸加飾焉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鞞夏后
氏山躬火周龍章彼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
山士鞞韋而已云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鞞也者案此云一
命緼鞞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鞞鞞此緼鞞則
當彼鞞鞞故云所謂鞞也毛詩云鞞鞞茅蒐染齊人謂茅
蒐為鞞鞞聲也茅蒐則菁草也以菁染之其色淺赤則緼
為赤黃之間色若子男大夫但名緼鞞不得為鞞鞞也以
其非士故耳云黑謂之黝青謂之葱者周禮牧人云陰祀

用黝牲又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葱則青之異色
三命則公之卿玄冕侯伯之卿絺冕皆赤鞞葱衡 王后

禕衣夫人揄狄 禕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
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為飾

因以為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
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 三寸長齊

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

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三寸

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
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日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

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
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結或為衿 君命屈狄

再命禕衣一命檀衣士祿衣 君女君也屈周禮
闕謂刻繒為

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
為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
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
衣則鞠衣檀衣祿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
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
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祿或作稅 唯世

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莫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

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
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
脫在是宜承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
夫人掄狄 唯有三寸長齊于帶一經廁在其間帶
事前文已解訖 王后禕衣者禕讀如翬謂畫翬於衣六服
之最尊也 夫人掄狄者掄讀如搖狄讀如翟謂畫搖翟
之雉於衣謂三夫人及侯伯夫人也 君命屈狄者君謂
女君子男之妻也彼后所命故云君命屈狄者屈闕也狄

翟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翟也 再命禕衣者再
命謂子男之卿禕當為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 一命檀
衣者檀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也 士祿衣者
謂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祿衣鄭注云喪禮祿之言緣黑
衣裳以赤緣之 唯世婦命於奠繭者世婦謂天子二十
七世婦以下也奠獻也獻繭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
繭也凡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
及卿大夫之妻並卑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
經入助蠶蠶畢獻繭繭多功大更須君親命之著服乃得
服耳故云命於奠繭 其他則皆從男子者其他謂后夫
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得者命服
不須奠繭之命故云皆從男子 禕 禕讀至禕衣 正義
曰案鄭注內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
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鄭又云王
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禕衣畫
翬者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

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御于王之服闕翟赤搖翟青禕衣玄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又鄭志云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祿衣祿衣首服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若燕居之時則亦祿衣纏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為裏故內司服陳六服之下云素紗鄭注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縹為裏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者以經云王后禕衣則云夫人揄狄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為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為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為兩解之也云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者以禮記每云君衮冕夫人副禕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服上服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禕衣故明堂位云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

是也 君女至作稅 正義曰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故以為君謂女君是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命子男妻故云君命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者以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揄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禕衣是王后之服故疑當為鞠衣云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禮衣祿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者鄭為此言發明諸侯臣之妻唯有三等之服云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司服云孤絺冕而下卿大夫玄冕而下士皮弁而下此謂上公臣為三等云侯伯子男之臣知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此經再命鞠衣一命禮衣士祿衣士與大夫不同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尚分為三等候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是亦三等可知鄭云然也 注真猶至揄狄 正義曰凡獻物必先

奠於地故云奠猶獻也云凡世婦以下燒蟲事畢獻廟乃命之者三夫人九嬪其位既尊不須獻廟自然得命也世婦以下位卑因獻廟乃得命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 凡侍於君紳垂

足如履齊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 及給聽鄉任左 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給交領也 凡君召以

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 使使召臣急則持 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 在官不俟履在外

不俟車 趨君命也必有執隨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人臣侍君及被君召之儀 凡侍於君者謂臣侍君法也凡者臣無貴賤皆然也 紳垂者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

帶垂 足如履齊者齊裳下緝也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相如踐履裳下也 頤雷者雷屋簷身俯故頭

臨前垂頤如屋雷 垂拱者以背手也身俯則宜手背而下垂也 視下而聽上者視高則教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嚮上以聽之也 視帶以及給者視尊者之處也給交領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給故曲禮云凡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是也 聽

鄉任左者此解聽上也庾云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鄭注少儀曰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為任也此謂臣以左耳近君故云任左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者

節者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臣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庾氏云君召以三節者謂君召臣急則以二節緩則以一節急緩不出於三耳不謂節於三也 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者急趨君召也官謂

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宮近不須車故言
履在外遠故云車

周禮至擁節 正義曰此周禮與
瑞文引之者證君召臣之節謂得召守國諸侯以饋圭召
之云其餘未聞者謂召諸侯之外別召餘臣未聞云今漢

使擁節者擁持也漢時
使人召臣持節召之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

拜送 禮不敵始來 **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

拜則走 士往見卿大夫卿大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
夫出迎答拜亦辟也 士於尊者之法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者此謂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
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 而拜送者案儀禮鄉

射鄉飲酒公食聘禮但是主人送賓者皆主人再拜賓不
答拜鄭注云不答拜者禮有終故也 士於尊者先拜者

謂士往詣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也 進面士先於外
拜拜竟乃進面親相見也 答之拜則走者若大夫出迎

而答拜於士則 **士於君所言大夫没矣則稱謚**
士走辟之也

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君所大夫 **疏**
存亦名

正義曰此一節論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法 士
於君所言大夫者謂士在君前與君言論及於大夫也

没矣則稱謚若字者君前臣名若彼大夫生則士呼其名
若彼大夫已死没而士於君前言則稱彼謚無謚則稱字

不呼其名敬貴故也 名士者士賤雖已死而此生士與
君言猶呼死士名也 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者謂士與

大夫言次論及他生大夫士之法也士賤故呼之名 **於**
大夫貴故呼之字也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謚大夫

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 公諱若言語所 **凡祭**
辟先君之名

不諱廟中不諱 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 **教**
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教

學臨文不諱

為惑未知者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諱與不諱之法有公諱無

私諱者謂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也崔氏云謂伯叔之諱耳若至規則不得言庾云謂士與大夫言有音字同已祖禰名字皆不得諱辟敬大夫故不重敬

凡祭不諱廟中不諱者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名者也凡祭祭羣神也謂社稷山川百神也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也廟中上不諱下若有事於祖則不諱父也有事

於父則諱祖 教學臨文不諱者教學為師長也教人若諱疑誤後生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也若諱則失於事

古之君子必佩玉

比德焉君子士已上

右徵角左

宮羽

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

趨以采齊

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為楚薺之薺

行以肆夏

登堂之樂節

周

還中規

反行也

折還中矩

曲行也

進則揖之

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

後也鏘聲貌

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

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

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

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

居則設

佩朝則結佩

朝於君亦結左

齊則綰結

佩而爵鞞

綰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鞞者齊服玄端

凡帶必

有佩玉唯喪否

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

佩玉有衡

牙

居中央以前後觸也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

比德焉

故謂喪與災皆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

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

緋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璠玟

而組組綬

王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古文

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雅色也組赤黃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

綬

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

疏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佩玉之事各隨

文解之

注比德至已上

正義曰案詩云風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是玉以比德案聘義云温潤而澤仁也

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禮也浮筠旁達信也

是玉以比德也案下文云天子佩白玉下至士是君子合士以上也

所佩之玉中此徵角宮羽之聲云事也民也可以勞者案樂記角為民徵為事右廂是動作之方而佩徵角事則須

作而成民則供上役使故可勞而在右也云君也物也宜逸者案樂記云宮為君羽為物令宮羽在左是無事之方

君宜靜而無為物宜積聚故在於左所以逸也

至之薺 正義曰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為節云齊當為楚薺之薺者案詩小雅有楚茨之篇

此作齊字故讀為楚茨之茨音同耳其義則異

之樂節 正義曰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樂案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

若摠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注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是也 注反行也宜園正義曰反行謂到行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 注曲行也宜方 正義曰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西嚮也 進則至鳴也 揖俯也若行前進則身恒小俯俛也 退則揚之者揚仰也卻退遷行則身微仰也 然後玉鏘鳴也者若進俯退仰則然後佩離身而直行搖動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 注揖之至後也 正義曰見於前者謂佩嚮前垂而見之見於後者謂佩嚮後垂而見也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謂君子恒聞鸞和佩玉之正聲自由也是以非類邪辟之心無由入於身也 注鸞在衡和在式 正義曰鸞在衡

和在式韓詩外傳文也若鄭康成之意此謂平常所乘之車也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也故注秦詩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鄭於秦詩既已明言故於毛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鄭不復易毛也又於商頌箋云鸞在鑣同毛氏之說亦不復具言以秦詩箋已明言故也 君在至設佩謂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玉以表德去之示己無德也 左結佩者佩亦玉佩既不佩玉而結左佩也鄭云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賀云事佩綬且不鳴今云結綬使不鳴則猶在佩玉也 右設佩者結左邊玉佩而設右邊事佩事佩是木燧大鵬之屬 注謂世至鳴也 正義曰知謂世子也者以臣之對君則恒佩玉故下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鏘鳴也是臣之法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云出所處而君在焉者以下文朝則結佩謂朝時明此君在非朝處也云去德佩者謂結玉佩不使鳴非謂全去也云而設事佩者大鵬木燧

之屬也云辟德而示即事也者以辟德不敢當故去德佩而示有勞役之事以奉於上故設事佩也朝則結佩朝結佩及設佩亦皆謂世子齊則結佩此謂摠包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結佩結佩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鞞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鞞為鞞也而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鞞為鞞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鞞素鞞也義或然也佩玉有衝牙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王其形似牙故曰衝牙皇氏謂衝居中央牙足外畔兩邊之璜以衝牙為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得云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也注玉有至赤黃正義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以也者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以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上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

侯之子也然諸侯之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璫玨石次王者賤故士佩之云純當為緇者以經云玄組朱組皆是色則純亦是色也故讀純為緇讀純為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義分明而色不見者即讀純為緇媒氏云純帛不過伍兩以有帛字故純為緇祭統云后夫人蠶事以供純服以其供蠶絲義分明故讀純為緇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為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純為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云其綦文雜色也者顧命四人其綦并云其綦青黑色鄭風縞衣其綦注云其綦蒼艾色是其綦為雜色又說文云其綦蒼艾是雜色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其綦組綬孔子以象牙為環廣五寸以其綦組為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佩象環者象牙有文理言已有文章也而為環者示已文教所循環無窮也五童子之節寸法五行也言文教成人如五行成物也

童子之節

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

也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紛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

則收之走則擁之肆讀為肄肆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也勤謂執勞辱之事也此

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

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

先生從人而入皆為幼少不備禮也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裘帛溫傷

壯氣也絢帶正義曰此一節論童子之儀唯有肆束及履頭飾也

功之下今先釋之後論童子之事肆束及帶者肆餘也謂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當有事

之時則收斂之為其事之切迫身須趨走則擁抱之收謂斂持在手擁謂抱之於懷也童子之節也者謂童稚之

子未成人之禮節緇布衣者謂用緇布為衣尚質故也

錦緣錦紳并紐者謂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用錦為紳帶并約帶之紐皆用錦也

錦束髮者以錦為總而束髮也皆朱錦也者言童子所用之錦皆用朱色之錦童子

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故皆用錦示一文一質之義也童子不裘不帛者為大溫傷壯氣也不履絢者絢履之飾

也未成人不盡飾為節也無總服者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為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總耳若不當室則

情不能至總故不服也聽事不麻者鄭注云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然鄭意是言童子雖不總猶著

免深衣無經以往給事總喪使役也王云聽事不麻也庾謂此云無麻謂不當室也案問喪及鄭注之意皆以童子不當室則無免而此注云猶免者崔氏熊氏並云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據成

服之後也 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者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

北南面而立 見先生從人而入者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注雖不服總猶免

深衣 正義曰知猶免深衣者以經但云無總服是但不著總服耳猶同初著深衣也知免者以問喪云免者不冠

者之服故知未成服童子雖不當室勿著免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

祭先飯 謙也 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 祭者盛主

人之 客殮主人辭以䟽 殮者美主人之食也 䟽之言麤也 主人自

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敬主人也 徹奠于序端 一室之人

非賓客一人徹 同事合居者也 賓客則各徹其饌也 壹食之人

一人徹 壹猶聚也 為赴事聚食也 凡燕食婦人不徹 婦人質不備禮 䟽

正義曰此一節論侍食及徹饌之節 侍食於先生及異爵者此謂凡成人禮異爵謂尊於己也 後祭先飯者此

饌不為已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為尊者嘗食也 客祭者盛主人之饌具故祭之主人辭曰不足祭也者凡主人於

客悉皆然也祭是盛主人之饌也故主人致辭云䟽食不足備禮也 客殮者若食竟作三飯殮也 主人辭以䟽

者䟽麤也殮是已食飽飽猶食美故主人見客殮而致辭云麤食傷客不足致飽若欲使更食然也主人目置其醬

則客自徹之者主人敬客則自置其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曰主人親饋是也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

者謂同事而合居一室若賓客則各徹其饌今合居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饌也 壹食之人一人徹者壹

猶聚也謂暫為赴事一聚共食共食竟則亦不人人徹亦推一人徹也 凡燕食婦人不徹者婦人質不備禮也緣

男子有徹義故
明婦人禮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恭也 瓜祭上

環食中弃所操上環頭 凡食果實者後君

子陰陽所成 非人事也 火孰者先君子備火齊 不得也 有慶非

君賜不賀唯君賜 為榮也 有憂者此下絕云 非其句也 勤者有事

則收之走則擁之此補 脫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食

之事謂其懷核不置於地也 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

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寔間下

環是脫華處也祭時取上環祭之也 食中者用上環將

祭而食中也 棄所操者操謂手持者棄之不食付切

謂切瓜頭切去寔此庶人法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者

果實是陰陽所成非關人事故不得先嘗也 火孰者先

君子者火孰和調是人之所為恐和齊不備故先於君子
而嘗之 有慶非君賜不賀者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
聚會雖吉不相賀不足為榮故也唯受君 孔子食於

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其待已及 饌非禮也 疏正義 曰凡

客將食與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

不食肉而飧者凡禮食先食載次食殺乃至肩至肩則飽

乃飧孔子在季氏家食不食肉而 君賜車馬乘以

拜賜衣服服以拜敬君 惠也 賜君未有命弗敢

即乘服也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 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 君賜稽

首據掌致諸地致首於地據掌以 左手覆案右手也 酒肉之賜

弗再拜

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

凡賜君子與小人

不同日

慎於尊卑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受君賜之法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

者謂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敬重君恩故也 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者此使

臣雖受賜於王不敢即乘服當歸國獻其君君命與之則臣乃乘服耳若君未有命即不敢乘服也 君賜者明受

君賜拜謝之法也 誓首者頭至地 據掌者據案也謂卻右手而覆左手案於右手之上也 致諸地者致至也

謂頭及手俱至地左手案於右手之上至地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者亦謂君賜也再猶重也酒肉輕但初賜至時

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者凡於君子小人也不同日者慎尊卑之雜也 凡獻

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也敬

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

皆造於膳宰

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茢

帚也造於膳宰既致命而授之葷或作焄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

也 不敢變動至尊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臣獻君之物及致膳於尊者之義 凡獻於君者凡於大夫

士也謂大夫士有食獻君法也 大夫使宰者大夫尊恐君拜己之獻故不自往而使已膳宰往獻也 士親者以

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也 皆再拜稽首送之者大夫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於君

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 膳於君有葷桃茢者美食曰膳謂天子諸侯之臣獻熟食於君法也恐

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葷謂薑之屬也桃桃枝也茢茢帚也 於大夫去茢者謂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

降於正君除去芻餘有葷與桃也 於士去葷者謂士之

臣吏以食獻士也又去葷唯餘桃耳 皆造於膳宰者皆

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孰食者

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食悉付主人之食官也

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者解大夫所以不 大夫

自獻義也自獻則屈動君拜答已也故不親也 大夫

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 小臣

夫之拜復以入告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 受大

大夫拜便辟也 其室衣服弗服以拜 異於君惠也拜受又就拜

者不在拜於其室 謂來賜時不見也 凡於尊者 敵

有獻而弗敢以聞 此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 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

馬資於有司 是其類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

大夫承賀 承受也士有應事不聽大夫 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 親在行禮

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於尊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尊卑受賜拜謝之禮各隨文解之 大

夫拜賜而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

其辭入以白君小臣亦入大夫乃拜之拜竟則退不待白

報恐君召進其已故也 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

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以退 又拜者小臣

傳君諾出則士又拜君之諾報也 弗答拜者謂君不答

士拜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者初亦即拜

受又往彼家拜也 衣服弗服以拜者得君賜服服以拜

大夫輕故不服其所賜而往拜之也 注拜受至於也

正義曰所謂再拜也者前云酒肉之賜弗再拜此非酒肉

賜故再拜也 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其室獻者之家也敵者相獻若當時主人在則主人拜受不復往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不在所留物置家主人還必往彼家拜謝獻也若朋友則論語云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者 凡謂賤者也謂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也不敢以聞者謂有物以獻尊者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 **注**此謂至類也 正義曰引少儀者證不敢聞也他他國也君或朝天子或往朝諸侯若臣有金玉貨貝物獻君當但云致馬資於有司不敢言獻君也言君尊恒足應無所乏故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者承受也不受賀者謂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者故也 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者尊相近故受也 **禮不盛服不充** 禮盛者服充 大事不崇曲 敬 **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

大裘而冕乘玉 或曰乘兵車不式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禮盛者不崇小服襲是充美於內唯威禮乃然也故聘及執玉龜皆襲是為盛禮故也故大裘不裼者證禮盛服充時也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乘路車不式者路車謂玉路郊天車也不式謂乘車從門間過不式亦是禮盛不為曲敬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之例也**

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至 **親老出不易方**

復不過時 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為 **親瘠色容**

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言非至孝也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

能正 **履**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

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

圈屈木所為謂厄匝之屬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子事親之禮 父命呼者父

召子也命謂遣人呼非謂自喚也亦云為父命所呼也 唯而不諾者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 手執業

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者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 走而不趨者趨疾趨也但急走往而不暇疾趨也 親老出

不易方者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乙也若覓不見則 老人易憂愁也 復不過時者復還也假且啓云日中還

不得過中謂若屢易方親忽須見之則不復信已得往常 處也此云老者若親未老子出或苟有礙則亦許易方過

期也而論語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亦當謂老者耳 親瘠者瘠病也謂父母病也 色容不盛者謂親之病孝

子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也今親病唯色容不充盛而 已不能顛顛憂愁危懼此乃是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

篤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者凡孝子之

情父沒之後而不忍讀父之書謂其書有父平生所持手 之潤澤存在焉故不忍讀也 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

澤之氣存焉爾者言孝子母沒之後母之杯圈不忍用之 飲焉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存在焉故不忍用之經云

不能者謂不能忍為此事書是男子之所有故父言書杯 圈是婦人所用 故母言杯圈也 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振與闈

之閒士介拂振

此謂兩君相見也振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闈大夫介士介屬

行於後示不相洽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

賓入不中門不履闈

辟

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闈門限

公事自闈西

聘享也

私事自闈

東

也 觀面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兩君朝聘卿大夫入門之儀各依文解之 君入門者此一經明

朝法也入門謂入大門也君必中門 介拂闌者介謂上
介稍近君故拂闌 大夫中振與闌之間者大夫之介微
遠於闌故當振與闌之間 士介拂振者士介早去闌遠
故拂振闌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振謂門之兩旁長木
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 此謂至亦然 正義曰以經
云君入門故知兩君相見也云雁行於後示不相公也者
雁行參差節級崔氏皇氏並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振闌之
中主君在闌東賓在闌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
拂闌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闌大夫擯介各當
君後在振闌之中央義或當然今依用之 賓入不中門
不履闌者 前經明朝此經明聘賓入者賓謂聘賓也不
中門謂不當闌西振闌之中央也而稍東近闌也 不履
闌者闌門限足不履踐門限之上以言賓入不中門故注
云謂聘客也 公事自闌西者謂行聘享之禮聘享是奉尹
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闌西用賓禮也 私事自闌東者
謂私覲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闌東者從臣禮示

加為主君 君與尸行接武 尊者尚徐 大夫繼武

迹相 士中武 迹間 徐趨皆用是 君大夫士之

及也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疾趨謂直

與尸行之節也 圈豚行不舉足齊 行也疏數

自若發謂起履也移之言靡也 如流 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 席

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為數 上亦然 尊處亦 端行顛雷如矢弁行剡剡起

履 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 北疾趨也端直

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行步徐趨疾趨之儀

狹不同也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踵每
於半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按武也尊者舒遲故君及尸並
步遲狹 大夫繼武者謂大夫與其尸行時繼武者謂兩
足迹相接繼也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 士中
武者謂士與其尸行也中猶閒也每徒足閒容一足地乃
躡之也士極卑故及尸行步極廣也 徐趨皆用是者徐
趨皆遲行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是此也言皆用此與尸
行步之節 疾趨則欲發者疾趨謂他事行禮須直身速
行時也發起也既無所執持而欲履頭恒起無復繼接之
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尋常故注云疏數自若貴賤同然
也 而手足毋移者移謂靡也搖動也雖履恒欲起而手
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也搖動也 圈豚行者此釋上
徐趨之形也圈轉也豚循也言徐趨法曳轉足循地而行
也 不舉足者謂足不離地 齊如流者齊裳下緝也足既
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 席上亦
然者然如是也言在席上未坐其行之時亦如是圈豚行

齊如流也 端行頤雷如矢者此一經覆上疾趨之節也
端行謂直身而行也頤雷者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
臨前頤如屋雷之垂也 如矢者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
如箭也 弁行者弁急也既是疾趨宜急行也 剌剌起
履者剌剌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履恒起也 執龜玉
舉前曳踵躡躡如也者此一經論徐趨之事言執龜玉之
時有此徐趨也 舉前曳踵者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
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躡躡如也言舉足狹數
躡躡如也 凡行容惕惕 惕惕直疾貌也 廟中齊齊
恭慤 朝廷濟濟翔翔 莊敬 疏 正義曰此一節
貌也 朝廷濟濟翔翔 貌也 廟中齊齊 明道路廟中朝
廷行步之法 凡行容惕惕者惕惕直而疾貌也道路雖
遠疾又不忘於直故其容直而疾也 廟中齊齊者齊齊
自收持嚴正之貌也以對神不敢舒散故貌恭慤齊齊然
朝廷濟濟翔翔者濟濟有威儀於莊也翔翔行而張拱

也並朝廷 所須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

貌也 歛猶 足容重 舉欲 手容恭 高且 目容端 正也

不睇 口容止 不妄 聲容 靜 不噦 頭容直 傾 視也 動也 效也

也 氣容肅 似不 立容德 如有 色容莊 戰如 也 息也 予也 戰色

坐如尸 尸居神位 敬慎也 燕居告温温 告謂教使也 詩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動止之儀手足口目之節也 君子之容舒遲者舒遲閑雅也 見所尊者齊遯者君子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者則齊遯齊謂齊齊也 遯謂遯蹙言自歛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慤貌也是齊遯為謙敬之貌皇氏云齊謂裳下緝遯謂蹙蹙見所尊者人自下身裳下蹙蹙則齊蹙是裳之體注何得云謙慤貌也

皇氏說非也 目容端者目宜正不邪睇而視之 立容德者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己受得之形也 賀云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也故注云如有子也會前兩注也 色容莊者欲常矜莊勃如戰色不乍變動也 燕居告温温者燕居謂私燕所居也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温温不欲嚴慤

詩云温温恭人 正義曰此 凡祭容貌顏色 詩小雅小宛之篇刺幽王之詩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之時

如見所祭者 如覩其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之時 人在此 也凡祭謂諸祭也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容貌恭敬顏色温 喪容纍纍 貌也 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貌也 言

色容顛顛 憂思 視容瞿瞿 不審 言 貌也 貌也

容繭繭 聲氣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 微也 瞻視之儀 喪容纍纍者謂容貌

容繭繭 聲氣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 微也 瞻視之儀 喪容纍纍者謂容貌

容繭繭 聲氣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 微也 瞻視之儀 喪容纍纍者謂容貌

容繭繭 聲氣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 微也 瞻視之儀 喪容纍纍者謂容貌

容繭繭 聲氣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 微也 瞻視之儀 喪容纍纍者謂容貌

容繭繭 聲氣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 微也 瞻視之儀 喪容纍纍者謂容貌

容繭繭 聲氣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 微也 瞻視之儀 喪容纍纍者謂容貌

容繭繭 聲氣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 微也 瞻視之儀 喪容纍纍者謂容貌

容繭繭 聲氣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 微也 瞻視之儀 喪容纍纍者謂容貌

瘦瘠畢畢然 色容顛顛者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
視容瞿瞿梅梅者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微微謂微昧
也孝子在喪所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 言戎容暨暨

容繭繭者繭繭猶絲絲設身氣微細繭繭然
果毅 言容諮諮 教令 色容厲肅 儀形 視容

清明 察於 立容辨卑毋調 辨讀為貶自貶卑謂
事也 磬折也調為傾身以

有下 頭頸必中 直 頭容 山立 不動 時行 時而後
也 搖也 行也詩

云威儀 盛氣顛實揚休 顛讀為闐揚讀為陽聲
孔時 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

之闐滿其息若 玉色 正不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戎
陽氣之休物也 變也 容之體暨暨果毅剛

強之貌 言容諮諮者謂教令嚴猛也軍旅行教令宜嚴
猛也 色容厲肅者厲嚴也肅威也軍中顏色尚威嚴也

以義斷割使義形貌故嚴威也 視容清明者謂瞻視之
容須清察明審 立容辨卑者謂在軍中立之形容當貶
損卑退磬折恭敬不得驕敖忽略士卒 毋調者軍中尚
威武雖自貶退當有威可畏無得過為調曲以屈下於人
頭頸必中者頭容直不低迴也 山立者若住立則疑如
山之固不搖動也樂記云摠干而山立不動搖也 時行
者觀時而行也 盛氣顛實揚休者顛塞也實滿也揚陽
也休養也言軍士宜怒其氣塞滿身中使氣息出外咆勃
如盛陽之氣生養萬物也 玉色者 凡自稱天子曰
軍尚嚴肅故色不變動常使如玉也

子一人 謙自別於 伯曰天子之力臣 伯上公九
人而已 命分陝者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
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

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

君自稱曰寡人

擯者曰寡君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

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

擯者曰寡君之適

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

公子曰臣孽

孽當為疥聲之誤

士曰傳遽之臣於

大夫曰外私

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

大夫私事

使私人擯則稱名

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

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

聘使下大夫公士為賓謂作介也往之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也各

隨文解之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者案曲禮下云天子曰余一人予余不同者鄭注曲禮云余予古今字耳蓋古

稱予今稱余其義同此云自稱曲禮注云擯者辭則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下之

內但祇是一人而已自謙退言與餘人無異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內唯有此一人尊之也 伯曰天子之力

臣案曲禮云天子之吏不同者此謂自稱謂身自稱於諸侯也言己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所云謂二伯擯於天子

曰天子之吏鄭注曲禮云擯者辭以此不同也皇氏云所以不同者殷周之異不顧經文謬為異說其義非也 諸

侯至曰孤明諸侯自稱之號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者謂諸侯身對天子自稱辭故上文摠以自稱冠

之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也其天子之
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故曲禮云諸侯之於天子曰臣
某侯某鄭注曲禮謂齋夫承命告天子辭也 其在邊邑
曰某屏之臣某者謂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
云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
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故曲禮云其在東夷北
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入天子之國曰子男者亦曰
男是也此與曲禮不同者亦以自稱及擯者不同皇氏皆
以爲躬周之異其義非也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者謂諸侯
於敵以下自稱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故曲禮云其與民
言自稱曰寡人是也 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者此
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故云小
國之君曰孤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云擯者亦曰孤其
在國自稱亦曰孤故曲禮云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自稱曰
孤是也 **注**大國至寡君 正義曰案春秋大夫出使之
時稱己君爲寡君則知爲君擯者稱己君爲寡君也 上

大至之適 正義曰此一節明上下大夫世子在己國
出使往他國稱謂之異 上大夫曰下臣者上大夫卿也
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君前臣名稱下臣某也 擯者
曰寡君之老者謂此上大夫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
禮上大夫設擯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爲寡君之老雖以
擯爲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擯介通也 下
大夫自名者謂對己君稱名而已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
也 擯者曰寡大夫者謂下大夫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
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 世子自
名者謂對己國之君稱名 擯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
之辭 **注**擯者至臣某 正義曰擯者之辭主謂見他國
君則是出使之臣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謂出使他
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己爲主人故稱擯也且擯介散文
則通也云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者如鄭此言
則下大夫自名謂對己君也則經云上大夫曰下臣亦對
己君也故熊氏以爲皆對己君而皇氏云對他國君違鄭

注意其義非也 公子曰臣尊稱臣謂對己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注從枿者枿是樹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是也 士曰至外私 遽是促遽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己君也皇氏以為對他國君其義亦通 於大夫曰外私者凡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 注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 正義曰此下文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故知大夫之臣曰私人也 大夫至稱名 大夫私事使者謂非正聘之禮謂以君之私事而出使 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己之屬臣為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皆稱大夫之名以其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 注若魯至之類 正義曰案成二年晉及魯衛伐齊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至成八年齊人服晉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云之類者若乞師告糴故云之類 公士至賓也 前經明大夫以君之私事出使此經明大夫以國之公事 出聘及私問也 公士擯者謂正聘之時則

用公家之士為擯不用私人也 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者若小聘使下大夫擯者則稱下大夫曰寡大夫若大聘使上大夫擯者則稱上大夫曰寡君之老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者覆明上正聘使公士為擯之事往謂之適也言大夫正聘者有所往之適之時必與公士為賓賓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 注大聘至大夫 正義曰案聘禮及竟張旌周禮孤卿建旌故知大聘使卿聘禮又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案大聘大夫為上介今云如其為介故知小聘是大夫也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

